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七目録

周

公羊傳

穀梁傳

元年春王正月隱公

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桓公十四年

臧孫辰告糴于齊莊公二十八年

虞師晉師滅夏陽僖公二年

諸侯盟于首戴僖公五年

晉殺其大夫里克僖公十年

初稅畝宣公十五年

大饑襄公二十四年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七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周

公羊傳 公羊子名高齊人受春秋于子夏為經作傳故曰公羊傳

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

大一統之語實有關於名教葢春秋

之作率天下以尊周室正月繫王示周德雖衰天命未改之意

文王也（文王為周始受命之王故曰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統天下令萬物無不一一皆奉之以為始故言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平治也）曷為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為尊卑也微（母俱媵也）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是時公子非一）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為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

升庵楊慎曰晉曲沃莊伯攺建夏正當時諸侯如蜂房蟻穴不

奉天子之朔矣春秋所以託始於隱與

公穀文短調間用長句亦復逶迤有致

邻公何休曰死而讓開爭原也

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

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姪娣之子立右媵姪娣故曰貴

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

以母秩次立也

母以子貴

禮妾子立則母得為夫人夫人成風是也

癸未葬宋繆公

隱公三年〇繆公名和宣公力弟

葬者曷為或日或不日

日謂書日支干

不及時而日渴葬也

禮諸侯五月而葬不及時言不及五月也渴猶急也

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

慢薄不能以禮葬也

過時而日隱之也

隱痛也痛賢君不得以時葬也

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

解緩不能以時葬也

當時而不日正也

得禮之正

當時而日

修法守正宸計之要者

東發黃震曰公羊大居正之言可謂能執其義之要者

危不得葬也以上皆泛論春秋書法繆公卒于八月以十二月葬當時矣而書日以有致國與夷之事恐不得葬也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為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為君矣與夷宣公子後立為殤公女汝同言吾愛與夷則不止如汝而已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馮勃繆公二子名馮後立為莊公左師官名。馮音憑曰爾為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所以遠絶之與夷復曰復報也先君之所為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為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

臣廷敬曰宣公之與弟為擇賢繆公之與姪為不背本皆情理之至若與夷之弒則莊公之罪耳於始讓者何尤

以吞滅為念則復讐為長亂之階以雪恥為心則復讐為大義之舉故公

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言欲使我反國于爾也吾立乎此攝也暫攝行君事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殤公與夷立十年華督弒之而迎馮於鄭而立之故君子大居正君子以守正為大言當適子居正不必違禮而讓庶宋之禍宣公為之也自宣公之讓其弟始也

紀侯大去其國莊公四年

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據楚莊王亦賢滅蕭不為諱復

羊於襄公猶有取焉

伯厚王應麟曰九世猶可復讐乎雖百世可也儒者多以為非然朱子序戊午讜議曰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必有萬世必報之讐何止百世哉

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亨煑而殺之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為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讐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龜曰卜蓍曰筮分半也師喪亡其半寡人死之襄公答卜者之辭不為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先君謂哀公今君謂襄公言其恥同也國君何以為一體國君以國為體諸侯世故國君為一體也雖百世號猶稱齊侯今紀

臣正治曰復九世之讐胡氏已斥其妄且襄公豈真念先世之讐者哉然公羊文自成一家

無罪（今紀侯也）此非怒與（怒遷怒也）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為若行乎（若如也猶曰得為如此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為為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而無益於治曰無）緣恩疾者可也（疾痛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僖公三十一年）

魯郊非禮孔子修春秋因卜郊而寓意諸儒論之詳矣惟公羊簡而盡

晦庵朱熹曰如四卜五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

曷為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三卜吉凶必有相奇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禮天子不卜郊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以魯郊非禮故卜爾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郊所以祭天諸侯祭土土謂社也天子有方望之事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曷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卜郊不吉則為牲作玄衣纁裳使有司放之于南郊明本為天不敢留天牲免

臣德宜曰郊與望皆非諸侯之祭故書稱望秩詩美懷柔為帝王之盛事也

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如成公七年鼷鼠食郊牛角乃免牛是養牲不敬謹致傷非禮也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大山河海曷為祭大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此皆助天布功故祭天及之秩者隨其大小尊卑高下所宜觸石而出膚寸而合側手為膚按指為寸言其觸石理而出無有膚寸而不合不崇朝而偏雨乎天下者唯大山爾河海潤于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譏尊者不食而卑者獨食書者惡失禮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文公二年

聖人緣人情而制禮非由外鑠也以人心為皆有之一語何等剴切

伯厚王應麟曰公羊此篇天理民彝之正也左氏以為禮以為孝其害教甚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據逆在四年）三年之內不圖昏（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又禮先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此四者皆在三年之內故云爾）吉禘于莊公譏然則曷為不於祭焉譏（據吉禘于莊公譏始不三年大事圖婚俱不三年大事猶從吉禘不復譏）三年之恩疾矣（疾痛）非虛加之也（非虛加責之）以人心為皆有之（以人心為皆有疾痛不忍娶）以人心為皆有之則曷為獨於娶焉譏（据孝子疾痛吉事皆不當為非獨娶也）娶者大吉也（合二姓之好傳之于無窮故為大吉）非常吉也（與大事異）其為吉者主于己（主于己身不如祭祀尚有

王者無求一語持論正大若穀梁所云求車猶可求金甚矣非篤論也

康侯胡安國曰不稱使非特譏天下之通喪所以示後世大臣

念先人以為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變者變慟哭泣也有之心

人心念親者間有欲為己圖婚則當變慟哭泣矣況乃至于納幣成婚哉

毛伯來求金文公九年

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襄王崩頃王立新有三年喪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但繼體其禮不得異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于其封内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為于

當國秉政不可擅權之法戒也

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踰年稱公者民稱其上之辭三年稱子者君之自稱也稱之以明繼體所以繫民臣之心一年之內民亦不稱公者以一年不可有二君也然終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稱公也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孝子三年志在思慕不忍當父位故于封內三年稱子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曰非也非王者則曷為謂之王者王者無求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法度

昔魯公之魯而周公仍留治東都以繫天下之望公羊所謂欲天下之一乎周者是也何休註公羊以為檝於周公之魯則恐天下廻心趨鄉之何其淺視乎成王周公也

和仲胡寧曰居處猶欲完葺況宗廟乎太室既壞必須便修而

世室屋壞 文公十三年

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魯公周公子伯禽）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少差異者所以尚尊周公）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魯公始封之君故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始受封時拜于文王廟也父子俱拜者明以周公之功封魯公也）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此成王始授其茅土之辭禮記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蓋以為有王功故半天子也）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

春秋不書意可知矣世室始封之祖廟新宮成公之禰宮御廩粢盛之所藏皆當務也時不亟則譏緩制不修則譏畧故更造而不書雖用民力不可已也

臣鴻緒曰紀周魯牲盛之制可與禮經叅考

魯公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魯祭周公何以為牲據廟異也周公用白牡白牡殷牲也周公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魯公用騂犅騂犅赤脊周牲也羣公不毛不毛不純色所以降于尊祖魯祭周公何以為盛據牲異也周公盛盛者新穀魯公燾燾者冒也故上以新也羣公廩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此謂方祫祭之時序昭穆之差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修也簡忽久不以時修治至令壞敗故譏之言屋者重宗廟詳錄之以不務宮室書月者知久不修當蒙上月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宣公元年

讀此傳知古君臣之間去就有禮春秋時不能盡然

幼清吳澂曰河曲之戰及今八年豈有不用命之罪八年而後討其必甲以他事取惡于趙盾而逐之也

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是是衛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古者刑不上大夫有罪放之而已古者疑獄三年而後斷而有罪當誅亦三年不敢去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古者臣有大喪則居三年不呼其門重奪孝子之恩也禮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已練可以弁冕此說時衰政失非謂禮當然弁禮所謂皮弁爵弁也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此與君放之非臣待君放正同故引同類相發明閔子閔子騫以孝聞要經而服事禮已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要一遙反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即近也退而致仕

比事屬辭屬折盡致較左氏尤勝

水心葉適曰趙盾趙穿之事當時天下共知三傳所載無異蓋董狐特立此義與他史法不同

孔子蓋善之也善其服事外得事君之義致仕內不失親親之恩言古者又孫順不訕其君也

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宣公六年

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據宋督鄭歸生齊崔杼弒其君後不復見親弒君者趙穿也親弒君者趙穿則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獋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弒君誰謂吾弒君者乎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弒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弒君而何復反也趙盾不能復應者明義之所責不可辭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為無道使諸大

臣乾學曰敘事入情更勝左氏惟深明趙盾之無罪而後責備賢者之意益明春秋立法謹嚴之意亦愈出

夫皆內朝禮公族朝于內朝親親也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辟丸已設為諸大夫自稱也是樂而已矣。以是為笑樂樂音洛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于朝有人荷畚荷負也畚草器若今市所量穀者是也自閨而出者宮門謂闈小者謂閨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為出乎閨呼之不至怪而呼欲問之荷畚者不肯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恐君責已以視人欲以見就為解也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蹯掌公怒以斗摯而殺之。摯謂旁擊頭。摯五萬反支解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嘻

臣英曰敘勇士及祁彌明桑下人三段情事如畫文家所謂寫生之筆也

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愬者驚貌禮臣拜然後君答拜靈公先拜者畚出盾入知其欲諫欲以敬非之使不復言也禮天子為三公下階卿前席大夫興席士式几○愬所革反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頭至地曰稽首頭至手曰拜手趨而出本欲諫君以拜謝知己意冀當覺悟故出靈公心怍焉怍慙貌慙盾知己之過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其戶俯俛頭戶室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

臣士奇曰左氏案而後斷此篇斷而後案詳敘趙盾趨朝及免難始末殆立言之微而顯者

是子之易也。易猶省也飧音孫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負君命也遂刎頸而死傳極道此者明約儉之衛已甚于重門擊柝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衆莫可使往者于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禮大夫驂乘有車右有御者仡然從乎趙盾而入。仡然壯勇貌仡魚乙反放乎堂下而立嫵靈公復欲殺盾故入以為意禮器記曰天子堂高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

示我吾將觀焉授君劍當拔而進其首靈公因欲以推殺之趙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于君所趙盾知之躇階而走躇猶超遽不暇以次○躇丑畧反靈公有周狗周狗所指如意謂之獒犬四尺曰獒○獒五刀反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踆之以足逆蹴曰踆絕其頷頷口也○頷戶感反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甲即上所道伏甲約勒聞鼓聲當起殺盾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欲趨疾走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猶曰吾何以得此歉急之恩于子邪曰子某時所食

活我于暴桑下者也其時者記傳者失之暴桑蒲蘇桑趙盾曰子名為誰曰吾君孰為介介甲也猶曰我晉君為誰興此甲兵豈不為盾乎子之乘矣何問吾名之乘即上車也猶曰子已上車矣何不疾去而反徐問我名乎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明盾賢人不忍殺也且靈公無道民衆不悦以致見殺趙穿緣民衆不説起弑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復大夫位也即所謂復國不討賊史得用責之傳極道此上事者明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而立成公黒臀不書者明以惡夷獋猶不書剽立

冬葬許悼公昭公十九年

聽止赦止見春秋筆削大公無私此與趙盾事遙為晉錄

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曷為不成于弑據將而誅之止進藥而藥殺也時悼公病止進藥悼公飲藥而死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樂正子春曾子弟子以孝名聞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脫然疾除貌也言消息得其節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失其消息多少之宜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聽治止罪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原止進藥本欲愈父之病無害父之意故赦之赦止者

章法之妙若斷若續忽合忽離

免止之罪辭也明止但得免罪不得繼父後許男斯代立無惡文是也

西狩獲麟哀公十四年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為大之為獲麟大之也曷為為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對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于野而獲麟焉衆莫之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孔子往觀之曰麟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作

元凱杜預曰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之所為感也絶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

臣炎曰春秋絶筆於獲麟惟公羊能觀其大說出夫子上接堯

歌曰唐虞之世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由麟兮麟兮我心憂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祝斷也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言我先人之所及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言人道浹王道備君子曷為為春秋君子謂孔子曷為今日始為春秋乎嫌其大晚于諸典之後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近猶切也則未知其為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未知春秋果為撥亂反正而作與抑孔子樂堯舜之道述以亦後世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孔子道合堯舜

舜下俟後聖之旨甚分明是先儒絕識

伯夷叔齊之讓國求仁而得仁泰伯虞仲之讓國避地以興周若隱之讓國則成患公之邪心啓桓公之篡弒

故得與堯舜相對為首末言堯舜逆知後世必有知己如孔子者則孔子豈不樂乎堯舜之知己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謂孔子所以作春秋者亦樂此春秋之道可以永法故也

穀梁傳穀梁子名俶字元始魯人一名赤受經于子夏為經作傳故曰穀梁傳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春王正月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為一年一月也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謹君即位之始公何以不言即位據文公言即位成公志也成隱讓桓之志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

故曰小道也

勉齋黃幹曰左氏以隱之讓為賢公羊又創為立子以貴之說皆未為當惟穀梁以為春秋貴義不貴惠信道不信邪乃為正論

言隱意不取為魯君也君之不取為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隱長桓幼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弒之則桓惡矣桓弒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惠謂私惠信道而不信邪信與申同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終歸之于隱是以正道制邪心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為子受

臣叔元曰貴義不貴惠信道不信邪大吉稟然議論較公羊為正

周官時享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誓戒今壬申乙亥相距四日不卜不戒故穀梁子以為志不敬也

之父為諸侯受之君隱為世子親受命於惠公為魯君已受之於天王矣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弟先于兄是廢天倫私以國讓是忘君父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桓公十四年○御廩藏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嘗祭宗廟

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為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未易災者用火焚之餘以祭宗廟未嘗更易也此不敬之大者故志之可也

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

康侯胡安國曰御廩災於壬申而嘗以乙亥是不改卜而供未易災之餘大不敬也

觀此見積貯備荒有國家者之急務

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甸甸師掌田之官也三宮三夫人也宗廟之禮君親割夫人親舂）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夫人親舂是兼甸之事）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為未易災之餘而嘗也（壬申乙亥相去四日言用日至少而功多明未及易而嘗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莊公二十八年○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

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告

國非其國君子譏之

原父劉敞曰魯人悅其名而以急病為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務農重穀節用愛人為罪

請也糴糴也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為私行也為內諱故不稱使若私行○畜勅六反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我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敗謂凶年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為內諱也艾告蓋反

虞師晉師滅夏陽僖公二年

二傳無異同而穀梁敘事簡要文尤逸宕

康侯胡安國曰下陽邑爾其書

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其地險要故二國以為塞邑）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為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晉大夫）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屈垂棘皆地名）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此謂璧馬之屬）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

滅何也下陽虞虢之塞邑猶秦之有潼關蜀之有劍嶺皆國之門户也潼劍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舉而虞虢亡矣

臣廷敬曰先虞後晉左以為賄公羊以為首惡義與此同若所

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廄而置之外廄也公曰宮之奇存焉虞大夫必不使君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為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于君達心則其言略明達之人言則僅舉綱領愚者不悟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于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

謂非國而曰滅重夏陽滅夏陽而虞虢舉則深得聖人之意

篇中以尊王為主亦反經行權之意

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諸侯盟于首戴 僖公五年○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大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大子以定其位首戴左傳作首止衛地在睢州

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 前書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矣中間無他事而重舉諸侯故云 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

武子范甯曰雖非禮之正而合當時之宜

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己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己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僖公十年

筆筆生動當時情事躍然在人耳目之間

仁山金履祥曰按惠公之殺里克前以掩奪國之嫌後以防重耳之入里克雖為社稷立賢之計拳拳於重耳孰若全申生以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二君奚齊卓子一大夫荀息）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柰何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殺奚齊卓子者欲以重耳為君重耳夷吾兄文公）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為重耳弒柰何晉獻公伐虢得麗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麗姬欲為亂（亂謂殺申生而立其子○麗力池反）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夫人申生母）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

弭後患因優施一言之誘遂為中立之謀坐視申生之死于前而卒蹈弑逆之名于後惜哉

臣杜訥曰委婉曲折語語入情左氏雖深文老筆似猶遜此一籌

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饑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為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麗姬以酖為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賁賁沸起也○扶粉反以脯與犬犬死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

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于為君君喟然嘆曰吾與女未有過切吾與女未有過差切急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若此而入自明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為寄矣憲麗姬又譖重耳故以託里克使保全之刎脰而死頸脰也○刎亡粉反脰音豆故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

臣岳頒曰里克為世子傅深明立嫡非義乃不强諫於獻公之前而僅廹世子以自明罪誠難逭矣而卒自罹其禍非晉殺之實克自殺也

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先王之良法美意其謂之何是以傳者交譏焉

將殺我也

初稅畝 宣公十五年

初者始也古者什一一夫一婦佃田百畝以共五口父母妻子也又受田十五畝以為公田公田在內私田在外此一夫一婦為耕百一十畝藉而不稅藉此公田而收其入言不稅民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出除公田八十畝餘八百二十畝故井田之法八家共一井八百畝餘二十畝家各二畝半為廬舍私田稼不善則非吏非責也吏田畯也言吏急民使不得營私田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民勤私也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

畆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悉謂盡其力　古者公田為居八家共居井竈葱韭盡取焉損其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種楸桑以備養生送死○按公羊傳譏始履畆而税也古者什一而藉蓋什一以借民力以什與民自取其一為公田時宣公無恩信于民民不肯盡力于公田故履踐案行擇其善畆穀最好者税取之

大饑襄公二十四年

五穀不升為大饑升成也　一穀不升謂之嗛嗛不足貎○嗛去簟反　二穀不升謂之饑　三穀不升謂之饉饉音近　四穀不升謂之康康虚　五穀不升謂之大侵侵傷　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

觀大侵之禮見先王畏天勤民實心實政

古與典賢可補周禮所未備

臺榭不塗（塗塗飾）弛侯廷道不除（弛廢也侯射侯也廢侯不燕射廷內道路不除廷道謂朝廷之道也）百官布而不制（官職修列不可闕廢不更有造作）鬼神禱而不祀（周書曰大荒有禱無祀）此大侵之禮也

秋蒐于紅（昭公八年）

秋蒐于紅（紅魯地）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蘭香草也防為田之大限）置旃以為轅門（旃旌旗之名以車為營舉轅為門又建旃以表之）以葛覆質以為槷（質中門之木椹恐木椹傷馬足故以葛草覆之以為槷槷門中臬也○槷魚列反）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流至也門之廣狹足以容

車車之兩軸至門之兩旁尚空一握握四寸也轚挂礙也不善御者車挂礙于門則不使得入以耻其御拙也

○轚古帝反車軌塵塵不出轍馬候蹄發足相應遲疾相投揜禽旅揜取衆禽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戰不逐奔之義面傷不獻嫌誅降不成禽不獻惡虐幼小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取三十以共乾豆賓客之庖射宮澤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射以不爭為仁揖讓為義

臣乾學曰貴仁義賤勇力而後可以得仁者之勇熊羆不二心之士非宋襄徐偃所得而竊假也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八

詳校官尚書臣德 保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 遂

謄錄監生臣王 宫

御選古文淵鑒卷八目録

周

戰國策

御選古文淵鑒卷八

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周

戰國策 春秋後七國分爭謂之戰國此書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劉向謂戰國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因定為戰國策

司馬錯張儀論伐韓蜀 秦策

戰國之時不復知有周天子矣錯獨曰刼天子惡名也大義凜然後魯肅之存劉王猛之戒不伐晉亦同此意

臣正治曰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此何語耶司馬錯請伐蜀亦猶知有逆順也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秦人張儀魏人仕秦為客卿說諸侯連横事秦）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河洛伊）塞轘轅緱氏之口（轘轅在今鞏縣其阪有十二曲緱氏山名在今偃師縣）當屯留之道（屯留地名今潞安府縣）魏絕南陽（南陽秦地）楚臨南鄭（南鄭即新鄭）秦攻新城宜陽（新城在洛州宜陽今河南縣）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

臣廷敬曰巴蜀雖僻在西垂秦漢皆資之以成帝業得地不足為利豈篤論乎張儀策士之雄何意有此一失

臣熙曰伐蜀之策筭勝計完秦

之長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辟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

并天下得力於此立議甚閎見識甚遠戰國遊說之士皆不能及

西涯李東陽曰張儀長於間諜不長於料戰司馬錯之策真善兵之術也

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海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

讒臣在内大將鮮有能成功於外者此古今所同慨也甘茂之言剴切曲暢可為萬世鑒

主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彊富厚輕諸侯

甘茂拔宜陽

秦武王謂甘茂曰甘茂下蔡人仕秦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闚周室而寡人死不朽乎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行向壽宣太后外族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息壤秦地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

縣也上黨(今潞安長治縣)南陽積之久矣(二縣財賦歸之)名為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數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今鄖陽竹山縣)天下不以多張儀而賢先王(惠文王也)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樗里疾秦惠王異母弟居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公孫衍魏人)挾韓而議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朋之

臣德宜曰良將立功於外如王濬見忌於賈充班超見沮於李邑非人主倚信之深不幾僨乃

怨也朋一作侈昔者曾子處費今兗州費縣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適啻同臣恐王為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于息壤

事耶茂汲汲於息壤一盟其防樗里疾公孫衍之心甚於韓朋矣

當時策士往往嫁禍韓魏如黄歇之意在紓楚患耳迨韓魏既亡不三年楚亦滅矣所謂滅六國者六國也不信然耶文特雄辯

東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言在中也争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

黄歇說秦王

頃襄王二十年楚懷王子秦白起拔楚西陵白起郿人為秦將封武安君遂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于陳城楚遂削弱為秦所輕于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黄歇者歇楚相封春申君游學博聞襄王以為辯故使于秦說昭王曰天

東發黄震曰觀春申君說秦昭王不伐楚而至莫若善楚可謂智能之士矣

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鬬而駑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而反至猶極冬夏是也致至而危致言取物置之物上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邊陲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時未為帝曰帝者尊稱之也文王惠文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不與通也以絕從親之要要約也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橋秦人守猶侍也○橋音矯成橋已北入燕使燕入朝于秦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出言割地燕入秦必割地于秦秦使之出也王

身之胡三省曰山東合縱韓魏是其腰此篇極言山東諸國連縱之爲秦害也

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社一作杜舉河内拔燕酸棗虛桃人燕今衛輝胙城縣酸棗今開封延津縣虛桃人皆魏地楚燕之兵楚燕以衆援者言之雲翔而不敢校雲翔散也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蒲在長垣蒲鄉衍在河南與卷近首蓋牛首垣即長垣○卷丘權反以臨仁平丘小黃濟陽嬰城仁地名平丘在今陳留縣西北小黃地名濟陽故城在今曹縣西南嬰猶縈也蓋二邑環兵自守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濮即衛之濮上磨地近濮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

臣英曰詞采絡繹奔會層折盡變有波洄雲擾之態

矣憚言可畏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誠肥猶厚誠史作地猶道也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彊一毀魏氏之威前勝魏有威矣令自挫毀不持守也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大雅蕩之篇易曰狐濡其尾易未濟卦小狐不能涉大川雖濟而無餘力將濡其尾不能終也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士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榆次太原縣智伯敗于榆次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干隧吳地即夫差自剄處此

臣岳頌曰反覆辨難總歸到莫若善楚一語後來蠶食六國一

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沒音溺易音亦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于艾陵艾陵在兖州還為越王禽于三江之浦三江婁江東江松江也浦水濱也即干隧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在榆次今王妒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楚毀不能侵之故彊臣為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逸詩威武之大者遠安定之不必涉其地也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一與其言合歇真策士之雄

臣廷敬曰為秦計者必先服韓

大雅巧言詩忖亦度也躍躍走也毚狡也言兎雖善走或時遇犬犬能得之人心難知或可忖度○躍以灼反

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中道在前後間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以慮患故卑辭而實欺大國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重猶累也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百世矣百一作累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折頤頷也首身分離暴骨草澤暴日乾也頭顱僵仆顱首骨僵僨仆倒也相望于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係纍為虜虜獲也鬼神狐祥無所食狐祥狐之為妖

魏然後可以窺兵於山東為六國計者必善韓魏然後秦有所顧忌而不敢輕發宋儒蘇轍論之詳矣而當時之策士往往嫁禍韓魏以自抒其患所謂滅六國者六國也不信然耶

臣杜訥曰黃歇危言聳聽以冀

者一作狐傷無所食無人為之依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男為人臣女為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惡安也王將藉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于仇讐之韓魏王若不藉路于仇讐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陽作水楚都陳隨水之右壤蓋在隨之西今鄧州之西多山林者是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

昭王之善楚謀國之心亦云苦矣何若親與國以禦之不待命於秦之為愈耶

儼山陸深曰當時齊寖大又提出作一折最有輕重

閔王（齊趙韓魏也方言南攻故不及燕應言以兵從之蓋嚮秦也）秦楚之兵搆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留在沛縣方與銍胡陵皆地名碭蕭今徐州縣碭屬梁國徐屬沛）故宋必盡（七邑故皆宋地）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泗水受濟水東入淮）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秦與楚戰不暇救七邑及泗北二國攻之兵勢無所分也）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校于秦矣而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負背也○與抱反）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于齊齊魏得地葆利（葆保同）而詳事下吏（詳讀曰佯）一年

臣士奇曰縱橫之術皆合六國為謀春申說秦王善楚攻韓魏東為一國計也徒緩近憂未周遠慮其言雖足傾聽如脣亡齒寒何

臣鴻緒曰歇說秦伐韓魏與范雎遠交近攻之策脗合然韓魏亡則禍亦中於楚矣歇見楚勢

之後為帝若未能于以禁王之為帝有餘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而注地于楚注猶屬言地廣詘令韓魏歸帝重於齊詘猶反詘命令于韓魏歸為帝之重于齊言齊韓魏皆强而齊尤甚也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授首言其服而請誅王襟以山東之險蔽障如襟帶以河曲之利圍繞如帶韓必為關中之候比之候吏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戰懼則然許鄢陵今開封州縣嬰城上蔡召陵屬汝寧府不往來也韓魏不通如此而魏亦關內候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

弱不得不為權時之計耳

先設兩喻正意只澹澹說過蓋前既危言切論至是知昭王之心已移故第借比喻之詞一申明其說使聽者

萬乘之主注地於秦齊一作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拱斂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西海至東海要絕天下也要謂中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以危亡之事恐動之持齊楚持挾之也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應侯謂昭王

應侯謂昭王曰應鄉在汝州魯山縣東○應于陵反亦聞恒思有神叢與恒思地名神祠叢樹也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曰吾勝叢叢籍吾神三日以神靈借我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為

竦然

臣鴻緒曰尊主抑臣乃范雎立說大指然穰侯在秦有功非列國專政者比

叢投（投投骰也）右手自為投（右彊而便欲自取勝）勝叢叢籍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籍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輿瓢而趨（負之如輿載物）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輿瓢瓢必裂（以爭持者衆）今秦國華陽用之（華陽君芈戎宣太后同父弟）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為罷則已（稱猶等也謂此國于瓢）稱瓢為罷國必裂矣臣聞之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

臣正治曰秦之所不足者非威權旁落也應侯特以危言動主欲擅其國柄耳

大者危其國臣彊者危其主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歲俸不滿百斛計日而食一斗二升至尉內史秦有郡縣有內史郡國官也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相國穰侯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為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為政者其威內扶扶猶持也言不顛仆其輔外布而治輔謂肱肱之臣政不亂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為非令太后使者分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國之勢徵彊兵伐諸侯戰勝攻取利盡歸陶穰侯封國今兖州定陶縣國之幣帛竭

以趙之殘而難攻以韓魏楚之完而易取可見兵無常強亦無常弱而其機則在能懼與否而已

入太后之家境内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之道必從此起三貴竭國以自安（謂太后華陽穰侯也）然則令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毋分是王果處三分之一也

武安君諫秦昭王伐趙

昭王既息民繕兵（繕聚也）復欲伐趙武安君曰（白起）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實三軍之俸有倍于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長平在上黨郡）秦軍大

穎濵蘇轍曰予讀太史公白起傳秦之再攻邯鄲也起與范雎有怨稱病不行以亡其軀歎起以武夫困於游談之士使起勉强一行兵未必敗而免於死矣及覽戰國策覩起自陳成敗之蹟乃知邯鄲決不可再攻而起

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餔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於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

非特以怨不行蓋爲之流滞也趙充國征西羌守便宜不用辛武賢之策武賢怨之雖不能害充國而卒陷其子嗚呼謟道不阿自古難之與

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竟陵在郢州長壽縣南）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之戰于伊闕（伊闕屬弘農郡）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

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强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妒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疎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言所過城邑多也發梁焚舟以專民梁橋也此皆示以不還使民專于戰也掠于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之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鬬志是以能有功也伊

閼之戰韓孤顧魏(韓勢孤故顧魏助己)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時韓主兵)欲推以為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陣(持不決戰也)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畜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于平原之屬

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句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令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不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于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

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為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于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俟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憍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為先乎此所謂為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于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為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嚴猶威也孰若勝天

文甚諧麗動人却是千古不易之正論

下之威大恥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為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

鄒忌諷齊王納諫 齊策

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貌昳麗鄒忌為齊相封成侯昳昃也日昃則光映故以喻美麗也○昳徒結反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利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我孰與徐公美

臣德宜曰唐文皇有言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鄒忌覽鏡自知而齊王下賞諫之令則又能以鄒忌為鏡者也

水心葉適曰鄒忌自知不如徐公美因此勸其君受諫聞過古人君臣之相與言也以義理遠

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孰與熟同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田齊桓公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

貪欲而治道立忌之言也以貪欲求義理而諫路開興矣豈治道義理固無往而不在耶雖然其與幾何

寥寥數語爲歐陽朋黨論之所自出

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譏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期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于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

淳于髠一日見七士

淳于髠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淳于髠齊之辯士宣王威王子王曰子

人以為賢為樵者可以袪其惑矣

臣廷珖曰髡滑稽之雄所薦士未必皆賢然其言甚切於理

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睪黍梁父之陰（睪黍梁父皆山名）則郄車而載耳（郄卻同言多郄車重不前）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于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馮煖客孟嘗君

馮煖焚券為孟嘗結民志也若漢之文景時下蠲租之令其得民也大矣豈區區市義之足云

方山薛應旂曰古人陳詞隱約令人可思馮煖直云無好無能便非當時游士所及孟嘗固已心識之矣賤之以試之也

齊人有馮煖者煖史記作驩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名文靖郭君田嬰子封于薛孟嘗邑名在薛旁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草菜也具饌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鋏劍把也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列士傳孟嘗君廚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一本比門下之魚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乘車

之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揭舉也擔也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叶工乎反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出記記疏也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計計筭會能為文收責於薛者乎責債同薛城在今滕縣總會也馮煖署曰能署書也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

臣英曰叙馮煖奇叙孟嘗亦奇以照應為波瀾龍門列傳多本此

正傳吳師道曰馮公非真無能故孟嘗聞其署則曰客果有能也魏子予粟馮公焚券卒蒙其力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豈迂哉

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是謂國事本是作事）一憒於憂而性懧愚（憒亂也懧當作懦弱也）沈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于薛乎馮煖曰願之于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券亦契也）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赴（凡券取者與者各收一責則合驗之徧合矣乃來聽令）矯命（矯孟嘗之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

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宫中積珍寳狗馬實外廏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拊猶摩也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劵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説曰不一諾作乃諾先生休矣休息也後朞年齊王謂孟嘗君曰齊王閔王也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遣其就國而為之辭孟嘗君就國于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

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此權藉之說也聖人則以上順天道為權下合人心為藉王者有征無戰用此道也

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

蘇子說齊閔王

蘇子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為約以結與國而伐人人必怨之又為之主衆所不與敵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率帥同猶長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

荊川唐順之曰是策不從揣摩捭闔中來直論天下形勢用兵虛實惓惓以戰兵為意縱軼駘蕩不詭於道奇士也

邪（二劒名）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矣（劌利也）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音仙利也）而劒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主車者傳驛遞也○去聲）衛國城割平（言城中割地求成）衛八門土（以土塞門而守）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愬于魏魏王（武侯）身被甲砥劒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鶩（鶩亂馳也）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地名）墮中牟之郭（中牟在相州蕩陰縣）衛非强于趙也譬之魏矢而

衛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敬侯四年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為衛敗趙剛平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于州西州屬河內出梁門軍舍林中宛有林鄉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屬河東燒棘蒲敬侯六年借兵楚取魏棘蒲古棘蒲邑在趙州平棘縣隊黃城在魏州冠氏縣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隊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鞠窮也言遂事兵弱而憎下

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挫強不以兵為人挫強敵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齊閔王十一年為楚合于秦遂與韓魏共伐楚十六年又合韓魏伐秦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比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舉心于齊

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欲為人王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恃謀人以為利而致殃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主于後起藉權不以伐不義為急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眾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塞猶違也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為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信猶恃也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賣猶欺也外不賣內不

反則蓄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財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為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諸侯從之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春秋傳齊侯滅萊萊恃謀也陳蔡好詐莒恃謀而滅蔡恃晉而亡莒蔡皆恃遠忽近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覩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于前

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與猶恃也言與之相恃亦不皆亡在所處耳有能按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寄言假手於人不為主也微用兵而寄於義言隱其用兵之真情而寄寓于義以為名則霸天下可蹻足而須也蹻不伸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質子。質去聲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衆事猶共事交割而不相憎交言彼此割地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

趣利也共事宜反覆交割地者宜相憎倶强者宜不相下今皆不然以其同憂趨利故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桓山在齊魯之間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屬雁門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于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于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可使趨我而為我役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為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有害于國而都縣之費也邑有宗廟之主曰都二千五百家為縣又周禮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殘費

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為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士衆所聚有市井焉）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窨之道也（財用窨於道路）中人禱祝（國中之人為行者祈）君翳釀（翳猶隱也言釀於中以待飲至）通都小縣置社（戮不用命者）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主（事謂財賦警備之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屍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樂（共供同）完者內酺而華樂（酺大飲也華猶奢也）故其費與死傷者鈞

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鐶鉉絕鐶刀鐶鉉一作弦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宮之所私出也宮如父子異宮之宮古者寓兵於農故私家出之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理治也襜蔽遮矢石之具舉衝櫓衝戰陣車櫓高巢車家雜總全家并作身窟穴中謂穿地道衆罷於刀金而士困于土功將不釋甲朞數而能拔城者為亟耳朞朞年數數月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斷音短截也故三下

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瑶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韓魏）而憂一主（趙襄子）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屬潞州）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比相次也）此用兵之上節也（御猶等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閔王二十九年齊佐趙滅中山）何也

不嗇於戰攻之患也（嗇吝也不嗇言好戰）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終戰謂窮兵）而守不可拔（守城期於不拔）天下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得所稱為善者保恃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外無居人敵暴露）夫士死於外民殘于內而城郭露于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便謂巧竊弓得便巧）乃發中者則善（人善之）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于貫之

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的示人以難中故人爭欲貫之然則人如的者人所惡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敗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為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素猶常也言兵常用雖強必弱）則察相不事（不從事於此）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五兵刀劍矛戟矢）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

長者曠濶也日雖濶遠其利不窮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言不用師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北敗也諸本皆作比似當從北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閒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絕于前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圖我之謀不成則其國無宿憂也

何以知其然也（宿留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趨言往應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惠王）（史記惠王十七年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西圍定陽（屬上黨）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秦王孝公也史尊稱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于境內盡堞中為戰具（堞城上女墻）竟為守備（竟古境同）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于天

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使天下從則王業成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王者服飾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

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以丹帛爲柱衣建九斿從七星之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往服於齊也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于尊俎之間謀成于堂上而魏將已禽于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于秦矣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禽將户内拔城于尊俎之間折衝席

淋漓生動語語雋冷

臣士奇曰單能復齊七十餘城

上者也按蘇子或作蘇秦或云蘇代史記稱蘇秦佯為得罪燕而亡走齊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敝齊而為燕蘇代繼之實祖秦之之故智大事記云齊之伐宋也蘇代實啟之秦之救宋也蘇代復止之代為燕反間驕其君勞其民而速其亡也此言藉權興時後起遠怨乃忠于謀齊者豈其言遂若矛與楯哉是不可知也是言在滅中山後取淮北城宋侵三晉之前蓋閔王不聽此策以致敗歟

田單攻狄

田單將攻狄田單齊諸田疏屬封安平君高苑縣西北有狄故城往見魯仲子名連齊人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

至是狄人不下驕則生惰彼此異時仲連非戰國功名之士故持論侃直

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箕簸器）脩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丘（壘軍壁也枯丘地名也說苑作攻狄不能下壘于枯丘）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蕢（蕢草器）立則杖插（插鍤同剌土器）為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尚猶久也言見亡之兆其日已久）歸於何黨矣（黨亦鄉也言無所歸）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

文近於賦瑰麗可觀

有夜邑之奉夜誤犯作掖西有菑上之虞黄金横帶而馳乎淄澠之閒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厲激昂也立于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枹擊鼓杖。音孚狄人乃下

莊辛論幸臣楚策

莊辛謂楚襄王曰莊辛楚人莊王之後襄王即頃襄王也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皆楚之寵幸臣輦從謂輦出則二人從之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

儼山陸深曰此文乃衆賦之流

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二十一年白起拔郢置南郡二十二年秦拔巫置黔中郡襄王流揜於成陽流奔走揜覆也謂自匿成陽屬汝南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騶廐御也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兎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牢閑養之圈未為遲也臣聞昔

臣乾學曰自謂無患之念一萌雖泰階不能善其後況楚襄乎有幽風無逆之意而出之婉遜納牖之至善者

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絶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蚉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飴米糵所煎調以飼之又施膠于絲以繫之）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噣啄也）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

臣英曰酷寫章巨蠱惑之禍比物連類亦似莊生之感異鵲也

臣叔元曰長引曲喻後世七發

其頸為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酸醎以為餌也）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仰嚙陵衡（陵同菱芰屬衡即荇接余也）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颻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碆盧（碆可為鏃盧黑弓也）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礛磻（礛利也磻義同碆）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抎音義同隕）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靈侯名般）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

諸篇皆祖此而指斥佞幸使聞者色變體慄則誠古今之善規也

東萊呂祖謙曰頃襄既失郢都復台莊辛聞其言至於色變體

茹溪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高蔡即上蔡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子發楚大夫靈王名虔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春秋昭公十一年楚子誘蔡靈侯殺之于申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食所封之祿而載方府之金方四方金其所貢也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秦昭王填黽塞之內填兵滿也黽鄳同汝寧府羅山縣消平關古鄳縣之阨塞而投

慄此其所以能稍復故地也

已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文勢忽斷忽連若長江萬里波瀾無盡若移此神志明內聖外王之道仁義禮智之功當時所就又復何如哉

蘇秦以合從說趙 趙策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 成侯子肅侯也 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妒 奉陽君肅侯之弟趙成 大王不得任事是以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進

臣熙曰六國形勢不同强弱各

興合之易解之亦易然指陳一時利害亦自娓娓抵掌而談才情俊邁

其愚忠為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與諸侯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終趙王身）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為趙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絶人之交（苦猶苦心之苦）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曰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陰陽言事止有兩端指從衡也）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氊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

魏皆可使致封地封內之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實如鑪炭之類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此非所以言湯武蓋游士之詞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為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河外同華等地即西河之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絶上郡在同州西北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軹道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則南陽動此南陽在脩武

刼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番音盤在常山。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彊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屬鄴郡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言秦于天下獨畏趙害已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

臣廷敬曰蘇秦所深慮者在韓魏范雎所欲先取者亦在韓魏蓋當時之利害形勢實不出乎此使諸侯終守其約秦安能出關而窺山東乎

升庵楊慎曰秦胸中計畫天下如博塞布子置路歴歴在前亦

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之國都而止矣傅附同薄也言兵薄于韓魏之國都而後止也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一夫有田百畝言堯未為唐侯時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彊弱内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

奇矣

敗存亡之機節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而以寞寞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横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臺有木曰榭）美宮室聽竽笙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天文志權軒轅象後宮此言美人之所處）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

臣乾學曰當時諸侯能守從約不變終當與秦角立不相下蘇秦此文一時絶大關鍵也洹水一議策諸侯相援用虛用實皆鑿鑿可行不可以辯士游談目之

而不與其憂是故横人日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主絶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儐畔秦儐擯同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今大名魏縣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鋭師以佐之韓絶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常山今真定府秦攻韓魏則楚絶其後齊出鋭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

中（今大同府）秦攻齊則楚絶其後韓守成皋（故虎牢亦名制）魏塞午道（秦南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儐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莅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

從容委曲而取成功可謂善於進言者

臣德宜曰蘇明允論諫有理諭隱諷之法左師之說趙后妙在

封蘇秦為武安君飭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觸讋說趙太后

趙太后新用事太后惠文王威后秦急攻之事在孝成王元年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長安君孝成王母弟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讋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

徐徐引入若與本事絕不相關而不覺已為感動唐之狄仁傑蓋深得此法者

矣竊自恕久不見宜得罪今自寬而求見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郄卻同不前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息子也舒祺其名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黑衣戎服以衛王宮沒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

臣英曰觸讋之言可為人臣進諫之法巽之妙也子義之言可為人臣宣勞之勸褒之義也

升庵楊慎曰人常以所愛奪於所尤愛長安君太后之所愛也使長安君世世稱寡后之所尤愛也況以存亡之故惕之乎是

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媼女老稱燕后太后女）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失意于燕乃反爾）豈非計長久有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下左師對）此其

太后之從左師觸讋言者得其機故也不則初之愛者何心而後乃恣君之所使之哉

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媪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媪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子義趙之賢士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

不帝秦大義也辭
封爵高節也青新
垣衍處風古奕奕

乎

魯仲連義不帝秦

秦圍趙之邯鄲事在孝成王九年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魏安釐王昭王子畏秦止於蕩陰屬河内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稱客是他國而仕魏者間入邯鄲間謂微行因平原君趙惠文王弟勝封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彊為帝閔王宣王子已而復歸帝以齊故田齊不稱帝故秦亦去帝號今齊閔王益弱謂今之齊視閔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

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稱謚追書之詞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内圍邯鄲而不去邯鄲趙都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

請為名而見之於先生名介也禮賓至必因介以傳詞命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泄言已白之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

臣杜訥曰卑論足以警愚高風足以起懦千載而下想見其人

西山真德秀曰魯仲連反覆言

死者皆非也（鮑焦周時隱者言世人見鮑焦之死皆以為不能自寬容而取死此言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為一身（衆人不識焦之意焦恥居濁世而避之非為一身而憂死）彼秦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秦制爵二十戰獲首級者計功受爵時所尊上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為帝過而遂正於天下（過猶不幸也）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柰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

帝秦之害有功於當時而雄俊明偉足為論事之法

之邪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赴告也）天崩地折天子下席（下席言其寢苫居廬謂烈王大子安王驕也）東藩之臣田嬰齊（嬰齊威王名）後至則斮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洛也）而母婢也（謂烈王后）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而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

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怏然不悅曰嘻亦大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鄴縣有九侯城九一作鬼鄂侯鄂屬江夏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為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

東萊黄震曰魯連闢新垣衍帝秦之説引鄒魯不肯納齊閔王之事為証可謂深切著明矣

於牖里之庫百日牖里即羑里在蕩陰而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夷維子齊臣夷維東萊之邑策馬箠也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大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廵狩諸侯避舍納筦鍵筦籥也鍵其牡避且納者示不敢有其國攝衽抱几几所據之桌也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也魯人投其籥籥同關下牡也投者下其牡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

臣岳頒曰秦雄視天下已無一人不臣妾之連獨倡大義使梁魏不復帝秦鋤强扶弱至今凜凜有生氣文之激卬慷慨絶似連之為人

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倍背同主人不在殯東將背其殯棺立西階上設北面哭是倍也天子乃于阼階上南面弔之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以珠玉實死者之口曰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敢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已止也言必欲為之而不止

臣鴻緒曰戰國縱横家多以利動人主仲連獨以義卻秦自是當時第一流人物

臣叔元曰不帝秦大義也卻十

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予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卻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魏安釐王弟封信陵君奪晉鄙軍以救趙晉鄙畏秦不進公子竊魏王兵符奪其軍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

金高節也戰國策士未有能及之者仲連故有儒者氣象

戰國之君皆講富強晉君獨舉四事警切動人尚有周公之遺教也

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魯君酒色味論 魏策

梁王魏罃（武侯子惠王）觴諸侯於范臺（事在十五年魯恭公宋桓侯衛成侯鄭釐侯來朝）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擇善而言）昔者帝女（蓋堯舜女然無可考）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

震川歸有光曰凡文章前立數柱議論後宜鋪應或意思未盡雖再言亦可只要轉換得好如此非惟見文有情而章法亦覺

遂踈儀狄絶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言不喜食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易牙古之知味者肉熟之曰燔近火曰炙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言飽而寢安○覺音教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强臺而望崩山楚王莊王也强臺一作荆臺即章華也崩山一作崇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强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

盤齋曾共公此論可以爲式

四公子中信陵最賢即此一書審度事理瞭如指掌雖善諫國者何以加之

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皆美人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屬續也言稱之不絕

信陵君諫魏王

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魏王曰安釐王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

東萊呂祖謙曰信陵君之言深切綜練識天下之大勢使魏能用其計糾率楚趙竭力助韓則韓不失上黨趙不至敗長平六

厚積德也故大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秦昭王四十二年宣大后薨穰侯出之陶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為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敵國也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韓世家不載其事必是時韓王少母后用事也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彊秦魏之兵王以為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時鄭亡屬韓與大梁鄴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魏嘗喪地于韓今欲取之而今

國不至為秦所呑矣謀既不用又以婚救晉鄙沠落於外六國垂亡魏始再用猶能收合諸侯折強秦之鋒若用之於上黨長平未敗之前天下雌雄之勢未可量也

負彊秦之國也（負任在背）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便事（便一作更）便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絶韓之上黨而攻彊趙（韓上黨從大行山西北澤潞等州是也）則是復閼與之事也（閼與趙地趙惠文王二十九年秦圍閼與趙使趙奢將擊秦秦大破之）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内倍鄴朝歌（鄴今彰德府）絶漳滏之水（漳滏二水名）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危隘之塞（危隘即黽阸塞今信陽州東南）所行者甚遠

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為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從河外出函谷關歷同州南至鄭州東向陳州則背大梁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衛齊皆在趙韓魏之東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茅邢丘安城垝津皆地名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皆衛輝縣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垣雍故城在原武縣西北○雍于用反決滎澤今開封縣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言韓亡後秦有鄭地得垣雍城從滎澤決溝歷雍灌大梁也後始王滅魏果用此策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

安陵氏于秦安陵魏之不欲攻韓者與羣臣異故惡之秦之欲許之久矣許聽也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高陵與上文地不相近史記無高陵字衍或誤也葉陽今南陽葉縣昆陽故城在葉縣南舞陽故城在唐縣東北時葉昆陽屬秦舞陽屬魏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許州屬韓在魏之南故言南國安陵在鄢陵縣西北去許汝不遠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秦得南國則諸侯之勢危矣魏不可以為非已地而不恤也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

荊川唐順之曰論至此非深識

有餘（言都絳安邑縣）有河山以闌之（門遮為闌言以河山為阻蔽也）有周韓而間之從林鄉軍以至于今（林鄉地名）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文臺臺名垂地名有廟曰都並魏臺邑名）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赧王四十年穰侯圍大梁）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衛在河淇之間與陶接）北至乎闞（地名）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山華山也華山之北同華銀綏皆魏地也河外謂華州以東至陝虢河內謂蒲州以東至懷衛）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

范睢情狀者不能詳悉若是其校量六國危亡先後形勢不與豪釐信人傑也

臣士奇曰信陵君之意蓋亦主於合縱非直危言悚聽要亦事理灼然

闕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以求地撓擾之）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質約也）而請為天下鴈行頓刃（鴈行言以次進）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為務因求故地于韓韓必効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

臣英曰六國之失莫大於與秦而自相攻擊信陵君欲魏存韓以共拒秦謀畫至審使當時能守其說强秦無并之勢亦少紓矣

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彊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共甯共今輝縣甯今修武縣是時秦初取韓上黨蠶食其地使與韓國中絕故勸魏假道使韓得與上黨往來豈專為韓而已哉韓不失上黨則三晉之勢猶完也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賦征取也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質猶贄也韓以上黨為質也共有其賦韓魏共之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魏時已附梁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易陵易也楚趙

昭王用郭隗之言卑躬致士卒復齊讐可謂賢矣

大破魏齊甚畏皆為秦所勝制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為臣之日不久

郭隗説燕昭王燕策

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燕王噲立七年齊伐燕取之又一年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昭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報仇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仇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

臣熈曰自爲奇甚隗能爲此語

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詘指猶言折節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彼而趨後彼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已者至人趨使人趨事之則若已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睢仰目恣睢暴戾也昫籍叱咄昫籍跳躍也則徒隷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服猶事也言事有道之人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

亦奇士也文特峭拔

東里楊士奇曰士可求也不可致也從隗始以致士故趙燕者皆可致之士如樂毅等輩也至於當時命世亞聖之才如軻者亦士也能致之趙燕否耶為隗者勸君求得斯人而委用之則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矣又奚下

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涓人謁者也漢有中涓官言居中而涓潔主出入命者也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馬之至者三今王誠能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于隗者乎豈遠千里哉于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魏將樂羊之後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

齊七十餘城如
殺之足云

形容秦處盡得其
情狀文筆亦有佰
環剩嶲之致

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于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于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惟獨莒即墨

蘇代約燕王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約猶止楚得枳而國亡枳屬巴郡國亡謂失地也楚懷王二十六年秦與楚上庸二十八年殺楚將唐眛二十九年大破楚軍三十年取楚八城誘懷王入秦襄王元年取析十五城齊得宋而國亡齊閔王三十八年伐宋取

定宇節以譜曰通篇只是明秦之不可親文特瑰瑋奇肆

臣鴻緒曰摹寫秦之行暴逐段結案又一并收束篇法最奇最整

之四十年燕師入齊臨淄下七十城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言此以見燕之克齊秦之所惡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于汶汶江水出岷山乘夏水下江夏水謂夏潦之水盛漲時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于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五渚漢水下流寡人積甲宛今南陽縣東下隨今德安府隨州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隼祝鳩今之鶻也射隼喻易也王乃待天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

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韓地在今懷慶孟縣西北一日而斷太行太行山羊腸坂道北通韓上黨也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平陽韓墳墓所在二日而莫不盡繇繇同搖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今平陽府縣塞女戟韓氏大原卷下軹道道南陽封冀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銛戟在後決滎口滎澤口與今汴河口通其水深可以灌大梁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河水舊在白馬縣南決通濟陽白馬本衛之曹邑今滑州縣宿胥虛頓丘並魏地頓丘在今大

名清豊縣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據之則以宋委于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絶兵遠不能攻也王茍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于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必言攻之決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離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恐楚擊其

後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絶矣殘均陵均州故城在隨州西南盖均陵也塞黽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黽隘為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膠東故齊國即墨也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于魏質公子延魏公子因犀首即公孫衍攻趙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並趙地名已得講于趙則劫魏魏不為割困則使大后穰侯為和嬴則兼欺舅與母嬴謂勝舅謂穰侯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謫同即上所謂因以為罪者適趙者

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阸適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言其無窮不可致詰也）用兵如刺蜚（蝨名喻易也）毋不能知（知一作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魏襄王五年秦拔我龍賈軍）岸門之戰封陵之戰（岸門封陵皆亭名魏襄王十六年秦敗我封陵岸門之戰在韓宣惠王十九年）高商之戰（史不書）趙莊之戰（趙肅侯十三年趙莊與秦戰死河西）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死于秦者之孤）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言上三地被禍居晉國之半西河上雒魏地三川韓地）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

毅報惠王書雖急於自明其情志悱惻文辭深婉固書牘之祖也

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代厲皆秦之弟名顯諸侯

樂毅去燕適趙

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合趙楚韓魏燕之兵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聊莒即墨按毅傳惟莒即墨未下今燕聊者誤也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

升庵楊慎曰樂毅報燕王書善矣惠王亦自委曲懇至足以飾前非而動衆志

毅而使騎刧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為望諸君（封毅以觀津號望諸君）齊田單詐騎刧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乘燕之敝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仇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刧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名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

臣正治曰樂毅報燕書婉曲沉

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無罪而殺毅非義也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負言苟罪在身故不敢為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畜養也幸而親愛之又不白于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

痛蒯生所以讀之而流涕也乎

臣筴曰毅之去燕非臣子之正誼戰國遊士之習則然特其文可為十載之勞臣訟冤故用賢不可有或間之者也樂毅間而燕弱李牧間而趙亡

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假節假魏之符節使燕按毅為魏昭王使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毅辭讓遂委質為臣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為亞卿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也閑于兵甲習

定宇鄧以讃曰悲切之中卻作

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楚欲得淮北魏欲得宋趙若許約楚趙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于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于元英大呂齊鐘名元英燕宮殿名故鼎反

麗語點綴此戰國西京所以奇偉若後人為之不直廻則淡弱其情亦遂斬然無餘矣

乎磨室（故鼎齊所得燕鼎磨當作歷周禮遂師抱磨音歷同凡鼎以占休咎故歸之律歷之室）齊器設於寧臺（燕臺）薊丘之植植于汶篁（薊燕地言燕之薊丘所植植齊王汶上之竹）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于其志以臣為不頓命（頓隳也）故裂地而封之（謂封昌國君也）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蚤知先見也）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夷平也）收八百歲之蓄

臣杜訥曰歷叙衷曲備極紆衍縈廻惟於大義未安遂不禁覼縷其詞耳

積（齊自大公開國以來通八百歲）及至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新立之君皆患庶孽之亂昭王預順之）施及萌隸（萌氓同）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不然子胥之說）賜之鴟夷而浮之江（鴟夷榼名馬革為其形以斂骸骨）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言子胥投江不化猶為波濤之神也）夫免身全功以明先

遵岩王慎中曰悽惋感惻所謂長歌之悲勝於痛哭

臣叔元曰毅之去燕智也不為趙畫策仁也一試於燕終身退藏其神龍之見首不見尾乎隆中之士用以自比宜哉

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離麗也猶遭也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者即所謂乘燕之敝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聲不說已長而談彼短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不數其君而自潔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唯君之留意焉按史記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為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為客卿樂毅卒于趙

○按劉氏之序國策也推本其樂謂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然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于俗而縱横短長之說用矣南豐曽氏謂其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

之善而敝其患卒至蘇秦商鞅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六國與秦用之亦滅其國則夫邪說之害正如此宜放而絶之明矣然觀其所載如樂毅之答燕惠王忠義怫鬱信陵之諫安釐謀慮深遠魯仲連之不帝秦辭趙賞辭旨慷慨及其他名言格論亦閒見于書其有益于治國理人者固不得泯也故裒而録之共如干篇

乾隆御覽之寶

御選古文淵鑒卷八